

中年革命系列之二

洪峰著

革命革命啦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中年革命系列之二

革命 革命 革命 啦

A red line-art illustration of a crowd of people, with several individuals raising their arms in a gesture of protest or celebration. The style is simple and expressive, using only red outlines on a white background.

洪
峰
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洪峰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革命革命啦/洪峰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4. 1

ISBN 7-5313-2721-X

I. 革… II. 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0762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029 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

春风社主页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选题策划部: xuanti.chinachunfeng.net

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45mm×205mm

印张: 10.75 插页: 2

字数: 256 千字

印数: 1—50 000 册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臧永清 李文山

责任校对: 木 易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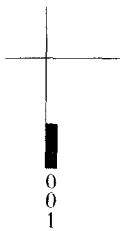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

1 在沈阳北站的北边有一条宁山路，有一家商场叫“五一商店”。和中兴、联营、商业城相比，这家商场就像一家大一点的铺子了。但说起“五一商店”，老沈阳没有不知道的。也就是说“五一商店”很有历史感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有了新中国就有了“五一商店”。前边提到的几家大商场，其实是沾了地理位置的光，它们分别建立在太原街和中街路上，联营更是因为地处南京街和中华路的交汇处占了便宜。不管怎么说，“五一商店”早就不是商业中心了，它只是老沈阳的一部分历史，公共汽车在它的前后左右都设了站点：五一商店。

宁山路从五一商场门前经过，还有一条很窄的街道在商场前和宁山路交叉。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街道的名字，大概是辽河街或者龙江街或者黑河街。但周围的居民都知道这条街是个市场，蔬菜肉类瓜果土特产品日用百货什么都有，100多米长的街道两边都是私人店铺，一早一晚的生意好人也多。

对了，附近一带还有歌厅和网吧，当然也有几家小饭店和中档酒店宾馆。

在这里讲这些并不是要强调环境决定人，只是想说这里的情况没



有什么特别，即使发生了什么也只是人群中很普通的事情，惟一要关注的是商业街上将要开始的故事和几个女人和男人有关系。你大概认定了又是那种俗事，你真猜着了，差不多的，惟一要申明的是：这个故事是21世纪的形式，新形式。

说新形式，是哲学的和历史的范畴：历史即便重复，也会以崭新的形式进行。

……

在这天中午，宁山路边上有一个中国象棋阵，就是一些中老年人自发组成的棋场，大部分人都是离退休的，也有一些无事可做的闲汉。春夏秋冬，除了过春节的几天，每天都有人在这里下棋。

在这天中午，棋阵提前散了，一直到傍晚才恢复。原因非常简单：老于死了。

老于下完一盘棋站起来。他下了三盘，一和两输。他听别人支招支得有点烦，就站起身让机械厂的老李下。老于站在后边看，享受一下支招的乐趣，可以随便骂对局老臭棋篓子什么的。老于骂老李：“就这臭棋，还说我呢！”他咕咚一声就倒下了，脚还把老李给踹了一家伙。

老李回手照老于的脚打了一下，“老不死的，你还踢人啊！”他发现老于的脚还在自己的屁股旁边，他抓住鞋子就脱下来一丢，“把你蹄子扔了！”

这时候人们已经发现老于正躺在地上，样子可不像开玩笑耍赖皮。老李第一个反应过来，跪爬几步到了老于的脑袋旁边，伸手往鼻子下一探。

“快打120啊！”老李大叫，鼻涕眼泪就下来了，他眼看自己那些液体落到老于脸上，忙去擦。

还怎么能有心思下棋？

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大家都知道这种事少不了围观人群，几个知情的自然成为中心，他们在人们的询问下很沉痛很茫然地描述老于怎么怎么咕咚就倒了，怎么怎么一脸青紫，110和120怎么怎么就拉着笛儿来了。

围观的人中有三个中年妇女。高个儿身材不错，一眼看上去像演员王姬的那个是一家五金电料店的老板；矮一些很肥胖像演员肥肥的那个是一家饭店的二老板兼厨娘；第三个是卖茶叶的，年龄在三个人之中排第三，40岁。三个人姐妹相称，三个女人的丈夫也相处得很近，喝酒打麻将有时候也合伙跑到洗头房什么地方嫖娼。

五金店老板的丈夫手里没有什么闲钱，想嫖娼也要省吃俭用许多个月份，所以他也就是想想。大概是因为女人太出色了，这个男人逐渐就失去了家庭地位，进而导致在床上的工作也出了问题，两个人冷战热战的热情也没有了，干脆你睡你的我睡我的。

女厨子的丈夫也是厨子，他业务职称要比老婆高一级，也胖大粗壮，两口子实力相近，经常为这个为那个大吵大骂，然后是武器批判，基本上是男的胜，女的败，然后是男的赔礼求女的原谅。

茶叶店的和她的两个姐姐不大一样，她和丈夫不怎么吵架，男人平时只是花心思琢磨街上的女人，成功的次数很少，但毕竟有所追求，因而乐此不疲。他平时看上去不怎么好斗，一旦喝了酒就天下第一，基本任务就是打老婆砸东西，酒醒之后痛不欲生恨不得让老婆给自己一刀才算悔过自新。

三个女人按年龄排序：厨子王大姐五金段二姐茶叶李三姐。三个人的交情很好，在这条商业街没人敢惹，老大能打老二能骂老二有计谋，可谓文武双修，一旦出了事，三人齐上，全胜。

老三先知道了老于的死讯，连忙跑到商业街跟两个姐姐通报，三个人就小跑着赶去看热闹。人群开始散去，三个女人也准备回去。

老二眼圈突然红了，说：“这人啊，真是不抗混啊！说没了，一下子就没了。”

老大说：“非典这么凶都躲了，下棋却下死了。”

老三说：“是啊，我家防非典的中药方还是老于给找的呢？好人啊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”

三个人慢慢往回走。老三说：“这人活一辈子究竟图个啥呀？眼一闭腿一蹬就……”

老大说：“是啊！真不知道活了几十年都活了些什么，生孩子养老人侍候男人……”

老三说：“遇到好男人还行，像我这样的更活着没有奔头。”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老二说：“谁又能好到哪儿去？我一天一天就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守活寡似的！”

老三说：“大姐还行，心里总乐呵呵的。”

老大说：“操！穷欢乐呗。我家那王八蛋还不是整天琢磨着找小养汉的？你们也不是不知道。”

老二想了一会，说：“我说姐妹儿，咱们可不能这样窝窝囊囊地活着啦，得活得值才行。”

两个姐妹笑了，“操！老二又发神经了。”

2段二姐买了一台电脑，她只花了一千多元就买了这台二手电脑，奔腾3的，硬盘内存都挺大，光驱软驱一样不缺，15英寸显示器。二姐还买了一个电脑专用桌。杨二哥看了看，“这是干什么用啊？”

段二姐说：“现代化管理呗，有好几个分店，用电脑来管理存档，快速准备方便。”

杨二哥说：“你不是还想当大老板吧？”

“怎么？我不能啊？我现在也不是小老板。”

“你会用吗？还要再雇人的，你舍得花钱？”

“不会学吗？你就不能说几句有出息的话？”

杨二哥说：“我有出息也不会给你当打工仔！”二姐每个月给二哥三百元零用钱，说打工仔也顶多是最低级的那个工种。惟一的区别是他还拥有和二姐的同床和做事权，但恰恰是这个最要紧的权利他一直没有用好，最终是相互怨声载道。

大姐和三姐知道二姐买了电脑，也都跑来看新鲜，摸一摸也担心把哪里摸坏了。

“反正大家都用电脑，咱姐妹儿怎么就不能用？”

李老三摸了摸显示器，“你家小玲子已经去了英国，你是不是要用这和她联络呀？”

老大说：“怎么？它能当电话用啊？”

段二姐说：“跟你们说吧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，但可以去学学，宁山路上就有一家这个学校。”

老大说：“老二，你不是发烧吧？学电脑？就你这岁数？啧啧啧啧！”

二姐说：“你这话我就不爱听！这岁数怎么啦？如今这岁数的女人正浪呢？有谁像咱姐妹，才四十多岁就跟老太太似的，我不甘心！”

老三说：“不甘心能怎么样？找个铁子！”

二姐说：“找个铁子不行呀？他们老爷们儿能找，咱娘们儿就不能找？谁定的规矩？”

三姐妹互相瞪着眼睛看了一会，老大一拍大腿，说：“操他祖宗的！咱娘们凭什么不能找？”

老三说：“再不找，怕是真找不着了呢！”

三个人嘻嘻哈哈笑成一团。

杨二哥搬着一箱子电料进来，说：“喝老鸦尿啦？呱呱呱！笑什么笑！”

老大姐说：“二妹子要给你找个野男人！”

杨二哥放下东西，“就她？还以为自己是小姑娘啊？也不照镜子看看那张老脸。”

二姐说：“老脸怎么啦？比你强。”

杨二哥说：“不跟你争，你能找就去吧！只是小心别让人给一脚踹出去。”说完就出去了。

段二姐说：“咱姐妹真老成这样子？”

王大姐叹气，说：“也就是老三年轻点，也四十岁的人了，你我眼瞧着奔50岁了。”

老三说：“也就才44和45嘛！怎么就老啦！”想了想又说：“也是呀！连我的孩子都快考大学啦。”

段二姐坐在电脑前发了一会愣，站起身说：“我现在就去报名，不信学不会它。”

老三回店里把二姐买电脑的事说了，丈夫吊起眼眉说：“我看那臊婆子是不想好啦！”

老三说：“怎么不想好啦！因为买电脑？”

老三男人说：“我也说不太清楚，反正段二姐这女人不太安分，你看二哥让她管的，像个太监！”

老三说：“人家挣了那么大家业，有资格嘛。”

老大回店把老二买电脑的事说了，大厨子瞪了眼睛想了想，说：“这狗操娘们儿就是不一般。这不奇怪她怎么能把生意做得那么好啦。”

王老大说：“你这骚狗还不是看着段老二腰条儿好？老娘也一样能做大生意，还不是怕你没面子？”她一直敲打丈夫，是真的担心这厨子闹出点风流事来，这么长一条街，可不怎么好看。

王老大丈夫说：“拉倒吧！你也不是没试过，还不是得我给你擦屁股？还是好好掂你的大马勺吧。”

老大低声骂了两句不再说什么，丈夫的话讲的是真实的历史，她的确不能做一把手。

大厨子说：“你倒是也可以学学那东西，省得一闲下来就打麻将，那东西总是个科学。”

老大说：“我打麻将就怕你输光了家业，你以为我愿意玩那个？哼！倒来说我了。”

大厨子说：“你要是会用电脑，咱就不可以写一本厨子的书？保管有人看。”

老大说：“拉倒吧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中南海的厨子还是人民大会堂的厨子？连沈阳也混不上名呢。”

这回轮到大厨子低声咒骂，老大扳回一分，心满意足地出了小店，她要去市场进菜了。

二姐的生意在这条街上很有成就，她不用自己事必躬亲，几个分店每天都要报账目，重要采购她才亲自出马。自从女儿出国，段二姐就没有需要太操心的事情，日子过得富足和清闲，虽说时不时有些躁动不安，但想到更年期的通常问题，也就不十分在意。老子头的突然辞世不知怎么对段二姐的刺激很大，一连数日心里总有些忧郁，而且

总是想哭一哭，才舒服。

应该说二姐并不是一个枯燥的人，她在进入中年的时候会经常回忆自己的历史。说不上出身名门也算得上小小书香世家，如果不是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二姐不是没可能读大学成为知识分子。如今可好，连汉语拼音也不会写了，越来越像个土富婆，越来越穷得只剩下钱啦。

没有谁知道二姐买电脑的真实目的，她也不想告诉别人，段二姐自己清楚就行了。

她学会了最基本的操作方法，把它们记在本子上放在电脑旁边，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工作。

杨二哥根本不感兴趣，他不敢询问太多太细，老婆那种轻视的目光让他不舒服，躲还躲不及呢，总比每天让她盯来盯去吆来喝去的好，二哥巴不得这娘们儿坐在电脑前瞎忙乎呢。

杨二哥在几个分店窜来窜去，虽然服务员知道二哥有名无实，但也一口一个老板，叫得让人高兴。仅仅从这个角度出发，他也喜欢眼下的生活。

3女人看女人和男人看女人总是有些不同的。大厨子跟王老大说：“段二姐这几天挺浪啊。”

王老大说：“哪个女人在你眼里不浪？”

大厨子说：“你用不着贬我，你没看见那娘们这几天衣服换来换去的？”

王老大说：“没注意，你才会注意这些。”

大厨子说：“十有八九有什么事啦。”

老大说：“你不是吃干醋了吧？二姐看上哪个男人让你失恋啦？”

大厨子在这种时候辩论不过老婆，就去找杨二哥，“你老婆最近

挺俏啊！”

杨二哥知道大厨子向往段二姐，但也知道段二姐从来不正眼瞧大厨子，“满身葱花儿味儿，真能呛得人要吐！”这就是段二姐给大厨子的评价，“还有那一脸的油，炒菜倒是省事了！”

杨二哥说：“俏也是白俏！快半死的人了，俏又怎么样？还能招个小白脸子回来？”

范三哥说：“也难说，现在时兴老头小丫头，也时兴老婆子小伙，只要有钱就行。”

大厨子说：“二妹子没那么骚。”

范三哥说：“说好话也没戏！”

大厨子说：“操你老婆的，说啥呢？”

杨二哥说：“数老三媳妇年轻。”

范三哥说：“二哥媳妇最有味儿。”

大厨子说：“操你们媳妇！这么说我老婆就没有招人之处了？太伤自尊啦！”

二哥三哥说：“哪里，大嫂子身上都是豆油，香得厉害滑得厉害呢。”

三个男人打骂了一阵就在老大的小店里摆上酒来喝，一边喝一边说些男女的那些事。

大姐这段时间一直在二姐的店里，她不知道二姐搞什么名堂，光看见屏幕上串来串去的人名和汉字。“这是在干什么呀？”她问。

二姐急急忙忙在键盘上敲打，头也顾不得抬起来，“工作呀，真忙得眼睛疼。”

大姐坐下来仔细看，“这上面的人名这么多？真没见过这么多怪名字，怎么回事？”

二姐说：“过会儿我告诉你，你先看着。”

大姐就不吭声，看着看着就笑，“真他妈的不要脸，在这上面怎么还能说这些呀。”

二姐说：“噫！比这厉害的多着呢！”

“我是关东人聊天室，孩子们进网吧是不是就干这个呀？网友啊聊友啊，是不是就这个。”老大看了一会看出一些名堂。“你也在干这个吗？”

杨二姐关上电脑，说：“我当然干这个呢。我难道也去网吧和小孩子们混一块儿？”

“有意思没有？”老大说，“应该有意思。”

这时候李老三进了五金店，她摸了摸电脑，又看看二姐，说：“交网友啦？”

二姐说：“我一分钟连10个字也打不出来，交什么网友啊。”

老三说：“听孩子说，打字是熟练工种，只要下工夫，一个礼拜之后就是成手。”

老大说：“你知道老二用这个干什么？”

老三说：“嗨！还不是要找个野男人？”

老二说：“别大声大噪的，让老杨听见。”

老大说：“听见怎么啦？他敢把你怎么？”

老二说：“你们就不想呀？”

老三说：“想不想的又怎么样，反正一天到晚就这么点生意，能玩玩年轻人的勾当也不错。”

老大说：“我老早就想有个铁子处处啦！”

三个女人哈哈一阵笑，由段二姐操盘，重新上网，上网之前又进行了经济方面的核算。三个人可以分时段上网，每人上网的费用自

理。一小时收一元钱，比电信局便宜比网吧贵，生意人做事不能占别人便宜，更不能吃瞪眼亏，也算不成文的规矩，免得日后算小账翻小肠。

三个人老大文化底子最薄，老二算得上知识分子啦，就重新武装老大老三，波坡摸佛的特呢了哥克喝英翁安昂恩……拿着纸片和汉语标音，嘴里念念叨叨背诵，一旦丈夫出现，就装作念叨一些别的，操他妈的之类也夹在里边。

其实她们多余担心，男人们根本不会相信女人们是在学文化，在他们眼里，让几个娘们儿跳油锅也比让她们学文化容易。男人总是这样自以为是，其实女人是男人永远都不能吃透的。这三个娘们儿虽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，但也算得上普通妇女中的有闲阶级，如果有点文化，老早就吃西餐饮苦咖啡了。

由于自信，也由于愚蠢，更由于对老婆的轻视，做丈夫的乐得三个女人挤在电脑前边瞎忙乎，偶尔挤上去瞄几眼，画面已经换成别的；若是来不及更换，点一下“最小”，只剩下桌面了。

对了，三个女人都有了自己的网名：

老大叫“女人四十一枝花”；老二叫“春风吹又生”；老三叫“三姐游春”。

三姐妹心照不宣，都知道自己的前进方向。当然了，三个人还是要有配合的，和网友对话并不是难点，网上的男人比网下的男人还要犯贱，她们根本用不着发愁没人搭理。基本事实是刚刚在聊天室里露头，马上就有一大串男的进来打招呼，文明的问“你好。”“可以聊聊吗？”不文明的上来就说：“在网上做吗？”三个人琢磨了一阵子才明白，但不知回答做还是不做。

老大说：“老二，你问问那个‘男人46’，他是哪的人？多大



了？”

老二就问：“哪的，多大？”她们不会使用标点符号，反正别人也不怎么使用，看得懂。

“男人46”说：“46岁，沈阳人，你呢？”

老二抬头问老三：“我怎么说？”

老三说：“你就说36了。”

老大说：“别太小了，还是说38吧。”

老二就回答：“38了，老婆子啦。”

“男人46”说：“我就喜欢成熟的女人。”

三个女人互相看了看，没说话。

老二说：“你做什么工作”

“男人46”说：“自己做点小生意。”

老二说：“我也是。”

“男人46”说：“我要走了，能再联系吗？”

老大说：“问他电话。”

老二说：“电话联系吧”

“男人46”马上把自己的号码留下来，老二也留了号码，但她只留了传呼机号码。

三个人一阵欢呼。

老三说：“呀！有了一个。”

老二说：“有了又怎么样？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保不齐是个老不死的。”

老大说：“保不齐是个小白脸呢。”

老二的传呼机响了，是不熟悉的号码，她回电话时脸上一下子有些发红，老大老三马上猜到了，连忙围上去听，老二用脚踹她们，她

们抓住老二的手，把她挤在中间。其实也听不太清楚，但听出男的声音是没错的。

老二说：“是你呀……没想到……还不能算认识呀……你说的也是……让我想想吧……这样子啊……这样吧，我有时间给你打电话。”放下电话长喘一口气，举起双臂挥了一下，“老大老三，这个人要约我喝咖啡呀！”

老三说：“怎么样？是不是有文化的人？”

老大说：“喝咖啡呀！能是文盲吗？”

老二说：“至少挺有身分的，说话有分寸。”

老三说：“什么时候见面？”

老二说：“我还没答应呢。”

老大说：“装紧了不是？上网不就是为了找个人见面吗？干吗还要拿拿捏捏的？操！”

老三说：“看你说的，那也不能让人觉得咱娘们儿巴巴的让人干吧？拿一拿还是有用的。”

老三说：“老二，你帮我勾一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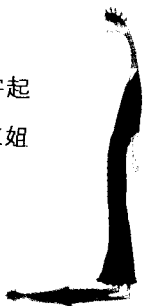
老大说：“这还不容易？你没见男的都跟疯了似的？要是他们知道女的也疯，就牛逼啦。”

老二说：“难说就不知道，都不说破罢了。”说完之后就替老三上网。老大说：“我呢？我就没人管啦？操你们俩的！”

老三说：“你是老大，让着点。”

老大说：“别的事能让，这事可不行！”

这时候已经有六七个男的和“三姐游春”打招呼，大概这名字起的有点色味，打招呼的大部都是挑逗和调戏，不说正经话，气得三姐骂大姐笑二姐无话做答。



终于有一个讲正经话的人进来，三姐连忙催促二姐回话。二姐说：“我打字慢，越催越慢。”说了三四句老三就要问对方的电话。

老大说：“这骚婆子快要急疯啦。”

“成功男士”已经把手机号码写上去了，老三没有手机也没有传呼，小店里的电话又不敢留，就说：“把老大的电话号码留给他。”

老大说：“不行！这算怎么回事呀！”

老二说：“这有什么不行的。”就一串打上去。

老大说：“我不接，留也白留。”

老二说：“你又不知道哪个打的，会不接？”

老三说：“大姐，你可别这样子，求你啦。”

老大说：“也行，但你的鸡蛋还要便宜点。”

老三说：“敲诈呀！真是奸商。”

老二说：“打九折，一块八卖给老大。”

老三说：“我进价还一块八毛五呢。”

老大说：“我操，一斤要你五分钱还不干？我接一个电话最少要两毛钱呢。”